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畧卷三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西

壬辰朱子四十三歲

語孟集義序云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有百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並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子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

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得其意而又可以並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同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之端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識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

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絕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統也歟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爲孔氏之顏曾也今錄其言非敢以爲無少異於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旣同則其淺深疏密毫釐之間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歲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遠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儒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溥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

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所得哉特所以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向之矣其爲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成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乾道壬辰月正元日

論孟註疏如馬季長鄭康成何平叔邢叔明趙邠卿孫宗古輩不過解釋文義其於孔孟微旨無有也幸兩程夫子以身體之以心會之筆之簡策以教來學又有橫渠先生及門諸子爲之羽翼然後孔孟微旨燦然明白特是諸家之說亦未盡合程子以無失聖賢之本意若非朱子反復申明將又有流獘焉嗚呼讀未知孰可爲孔氏之顏曾一語乃知朱子辨謝呂游楊諸公之差者大有苦心在學者誠深味而默會之則其以孔氏之顏曾自任也豈得已哉豈得已哉

資治通鑑綱目序云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

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並上之旣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稿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強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檃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書外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大書以提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

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旁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除而見者有因事及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溫公所立之言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夫歲年之久遠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巾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大綱概舉而監戒昭矣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嘿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乾道

壬辰夏四月甲子

按綱目一書朱子雖云兩公之志可以嘿識蓋謙詞也表歲以首年者春秋紀年之旨也因年以著統者即魯史而推之天下也大書以提要者春秋大書之旨也分注以備言者合三傳溫公胡氏及諸先生之語而取其粹精斷以至理也夫如是天道人道常理不易大綱眾目治戒昭然國家君德之修否政治之得失師儒之興廢人才之盛衰皆於是乎見其所以上承聖人春秋之傳下定萬世君臣之則者嚴而確矣學者不識綱目之旨焉可語春秋哉

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歸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予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沉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歎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死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父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信也然間以語人則未見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

言之問辨之餘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嘿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析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一切謬誤以至於此則予之所自信者其無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

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其獘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撿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輙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前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予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愚讀此序與答薛士龍書其大旨有一一契合者焉序言從李先生學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前答薛書

閘先生君子之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不得其術也

序言忽近求遠厭常喜新即答薛書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也序言語嘿動靜之不同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未嘗發即答薛書之馳心空妙也覺佛之非而未盡革固空妙也察識端倪錯認未發之旨亦空妙也癸酉以前之空妙指佛言也癸未以前十年之空妙指未能盡革不得其術言也己丑以前數年之空妙指未喻未發之旨言也其工夫時候各有不同而二篇所指大抵如此通辨不細加分別第據馳心空妙一語以為與陸學同所以宗朱子者皆言朱子四十以前出入於佛而至是始覺其非也若考與湖南諸公書及此序則知

其不然矣

按此序朱子自序己丑時悟涵養未發爲主之故而序中無言及涵養語予由此篇歷考己丑後至壬辰所答書及語類中言涵養處敘之庶知朱子後三十年操存工夫得力在此數年中雖後日與伯恭子澄言欽衜涵養猶以爲悔亦其所見愈親愈不敢輕信之實學有識者切不可泥後日自誤誤人之語並疑從前皆蹈語言講論而無切己涵養之功也

記論性答稿後云此篇出於定論之初徒以一時之見驟正累年之失其向背出入之際猶有未服習者又持孤論

以當衆賢心亦不自安故自今讀之尚多遺恨如廣仲之言既以靜爲天地之妙又論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是知言所謂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者云爾應之宜曰善惡也眞妄也動靜也一先一後一彼一此皆以對待而得名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爲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爲靜矣既非妄又非眞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眞而未始有妄也主乎靜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眞妄動靜凡有對待皆不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無對之善與靜焉然後可以形容天性之妙不亦異乎當時酬對既不出此而他所自言亦多曠闕如論性無不該不可

專以靜言此固是也然其說當云性之分雖屬乎靜而其蘊則該動靜而不偏故樂記以靜言性則可如廣仲遂以靜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如此則語意圓矣如論程子眞靜之說以眞爲本體靜爲未感此亦是也然當云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然則仁義禮智信云者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歟如此則文義備矣答敬夫書所謂復艮二卦亦本程子之意而擇之疑思慮未萌者是坤卦事不應以復當之予謂此乃易傳所謂無間可容髮處夫思慮未萌者固坤也而曰知覺不昧則復矣此雖未爲有失而詞意有未具擇之之疑雖過然

其察之亦密矣又所謂周子主靜之說則中正仁義之動靜有未當其位者當云以中對正則正爲本以仁配義則義爲質乃無病爾此稿中間亦屢有改定處今不能復易因題其後以正其失云

朱子既透未發之旨與湖南諸公往復其說以涵養爲主矣而格物窮理尤致其精明者正恐稍有舛錯以致涵養之未當也如胡氏性不可以眞妄動靜言但以知言歎美之善而不與惡對爲據其流失不小後來無善無惡無善而至善之說皆淵源於此若不明著其非將體性者必以此種論說發於程子之徒之派雖力剖其

未嘗誰能信其非是而距之惟玩朱子善而未始有惡眞而未始有妄主乎靜而涵乎動三語則論性的當無過於此而程子性卽理之言昭如日星矣夫朱子於未發之性體經幾番體驗而後悟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於未發至善之性體經幾番窮究而實信性之至善至眞主靜涵動確不可混惟用力居敬使根本已定貫徹始終而又辨別精詳絕無似是之病留於隱微之地以滋涵養之累所以直繼周程而無旁蹊捷徑之失也若陸王兩家只以養心爲重愈養愈靜愈靜愈空並將善字抹殺反以格物爲狥外爲零碎亦其流弊所

必至豈知朱子之涵養實爲格物之本而格物之功皆所以精其涵養之體無有內外無有兩途者乎此數年中居敬窮理已透旨歸而通辨仍以爲同陸其與誣朱子者無異矣

入朝名臣言行錄成西銘解義成

按年譜載二書成於壬辰

言行錄載名臣事君治身用人愛民理財緝兵之美績可爲師範者並間有瑕瑜互見可爲鑑戒者讀之可想見諸臣立心制行各有法程不可稍不檢以貽玷又想見朱子當日一片公大心胸不因短棄長不著美掩失

眞涵蓋萬象彙集衆材而條理井然矣

澐往日讀朱子西銘註晝夜玩味不知所自來及讀文集語類序聖學考略若有會焉蓋朱子是時其滿腔惻隱萬物一體之意實從己心體驗發生不能自已又與南軒先生窮究仁說直透仁體卽是天地之帥非有我所得私正程子所謂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地位已高者故註得親切有味如此不得此消息而欲有見於朱子之註其亦難矣

克齋記略云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得以爲心者也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

之前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夫仁人既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益無所不至此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且聽焉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以害仁者在是於是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者豈不

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嘿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則無一事之不得於理而無一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也與

朱子是時體驗未發之深煞有得力所謂欲盡理純者即前答林擇之云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也必從涵養中體出端倪方是天機活潑生理藹然本來仁體呈露氣象此仁體原自徹動靜表裏無有間息非克己之盡不能到此地位耳前答子

重不遠作記而有待焉至此實見這仁體故下筆親切

此聖學入深時候通辨猶以爲同陸而近世儒者信之

吾不解矣

癸巳朱子四十四歲

尹和靖言行錄序云程夫子有言涵養必以敬進學則在致知二言者夫子所以教人造道入德之大端而不可以偏廢焉者也若和靖尹公先生者其學於夫子而有得於敬之云乎何其說之約而居之安也其門人馮氏祁氏呂氏記其緒言各爲一書某嘗得而伏讀之所以收放心而伐邪氣者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顧其記錄之間尚多牴牾

至於人名事跡亦或不同然則其於精微之意豈得無可
疑者惜乎其不得親見先生而面質之也書之篇首以告
同志其亦熟玩而審取之哉乾道癸巳孟夏初吉
按朱子於程門弟子必講求其學辨別其微如謝氏尹
氏詳矣玩幾微之際所助深矣非切己體察能如是乎
精微之意豈得無可疑者非析理最精能如是乎後學
於勉齋安卿兩先生集不虛心體驗豈能有得於朱子
聖學哉
序程氏外書後云右程氏外書十二篇某所序次可繕寫
始某序次程氏遺書二十五篇皆諸門人當時記錄之全

書足以正俗本紛更之謬而於二先生之語則不能無所
遺也於是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此十有二篇以爲外書
夫先生之言非有精粗之異而兩書皆非一手所記其淺
深工拙又未可以一概論其曰外書云者特以取之之雜
或不能審其所自來其視前書學者尤當精擇而審取之
耳乾道癸巳六月乙亥
按朱子於遺書既訂而序之又訂外書十二篇其於暢
潛道錄不能無疑猶必謹存之以備全訓私淑之誠至
矣後學於朱子語類未窺其門徑未見其頭面動云記
錄之謀亦可謂　聖人之言而不知自懼也夫

朱子輯程子遺書有序附錄有序外書有序合三序觀之朱子有功於程門何如哉由後世以遡北宋程門高弟如楊呂謝尹諸君子所集錄或存或亡缺略已甚苟非朱子裒而集之安能使千百年後全帙宛然以開後學心胸而契精微於往昔哉抑不獨此也朱子接聖道之傳實有賴於文集語錄焉自見延平先生之後惟以程子之學爲宗玩味於講習討論之間體驗於躬行心得之實如格物致知之補傳已發未發之奥旨復艮動靜之微言居敬窮理之交進夾持天理之密詣仁立義行定性兩忘之要歸種種明訓實自程子以入孔孟之

室其功深而詣極者如歷階以升而亹亹無有已時也
若夫纂輯所取既擇其要者附於經書註中又集爲近
思錄其餘講說發揮載於語類不一而足使後學讀之
如迷津得舟楫如暗室有燈光不啻親聆其教誨者蓋
程子之言簡質渾噩不易尋其脈理得朱子反復暢達
使其曲折蘊奧源源委委朗然昭明有所循塗而往其
嘉惠至教安可以數計也耶此義惟北溪先生敘朱子
文首言之諸前輩未嘗及此有志求道者能深有味乎
此義而奮然以興法朱子之學程子者以學朱子則不
至不得其門而入矣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

按年譜載二書成於癸巳朱子太極後序二一作於己丑一作於己亥年譜小註列己丑序於癸巳誤矣題太極西銘解後在戊申有云始予作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亦不言成於何時而年譜序西銘解於壬辰敘太極通書解於癸巳者據語類李性傳序也序作於理宗嘉熙戊戌去朱子卒時凡三十九年

中庸集解序略云熹惟聖門傳授之微旨見於此篇者諸先生言之詳矣熹之從遊蓋有行思坐誦沒世窮年而不得其所以言者尙何敢措一辭於其間然嘗竊謂秦漢以

來聖學不傳儒者惟知章句訓詁之爲事而不知復求聖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歸至於近世先知先覺之士始發明之則學者既有以知夫前日之爲陋矣然或乃徒誦其言以爲高而又初不知深求其意甚者遂至於脫略章句陵籍訓詁坐談空妙展轉相迷而其爲患反有甚於前日之爲陋者嗚呼是豈古昔聖賢相傳之本意與夫近世先生君子之所望於後人者哉熹誠不敏私竊懼焉故因子重之書特以此言題其篇首以告夫同志之讀此書者使之毋跂於高毋駭於奇必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必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庶乎優柔厭

飫眞積力久而於博厚高明悠遠之域忽不自知其至焉
則爲有以眞得其傳而無徒誦坐談之獘矣

朱子所云沉潛乎句讀文義之間以會其歸戒懼乎不睹不聞之中以踐其實者教人從居敬窮理用功因聖言以反身心自有互相發明處宗朱子者偏重句讀文義使後學讀朱子書專力於訓解檢飭其行誼未爲無益至於沉潛戒懼會歸實踐之功無所闡發終覺滋味淺薄浚有歸宿而難於深入持久恐未得朱子之遺意而又安能有以勝彼哉

甲午朱子四十五歲

跋古今家祭禮云右古今家祭禮某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於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

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板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其成禮俗於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

按通典禮書諸種未免太煩朱子家祭禮十六篇必詳略得宜惜不可見矣惟遵家禮參以續通解而酌之以定其儀節然終以不見朱子原本爲恨也

答呂伯恭書云伏惟孝履支福巳經祥祭追慕何窮然俯

就先王之制誠有望於賢者某再辭未報傷息俟命未知所以爲計所論講學克己之功衰多益寡政得恰好此誠至論然此二事各是一件功夫學者須是無所不用其極然後足目俱到無偏倚之患若如來諭便有好仁不好學之蔽矣且中庸言學問思辨而後繼以力行程子於涵養進學亦兩言之皆未嘗以此包彼而有所偏廢也若曰講習漸明便當痛下克己工夫以踐其實使有以眞知其意味之必然不可只如此說過則其言爲無病矣昨答敬夫言仁說中有一二段已說破此病近看吳才老論語說論子夏吾必謂之學一章與子路何必讀書之云其弊皆至

於廢學不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就有道而正可謂好學之類乃為聖人之言也

按象山年譜壬辰春伯恭試禮部考官以丙難出院本傳云父憂是伯恭祥祭在甲午春後此書正其時也書內云昨答敬夫言仁說是朱子答敬夫論仁說即在此書前也細味論仁說數條朱子窮理之功直入毫芒無有儱侗語使學者讀之自知性中四德統於仁便當下克己工夫以保守此仁其發明孔門求仁伊川性情之旨可謂明且盡而示學者下手為仁工夫亦顯有門徑而無歧途之惑矣

崇安縣五夫社倉記云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嚞知府事卽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

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
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
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
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
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
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
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
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
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
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

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眞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爲社倉以儲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坂黃氏廢地而鳩工度財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

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

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計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彌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於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

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淳熙甲午五月

按此記前敘立倉之由後言持久之道一片愛民至情惓惓無已凡讀是篇者皆當深體此意夫社倉是備荒要著合朱子所記觀之其法有四領粟於官加二收息隨時散斂如五夫倉之式一也富而好禮之士能捐米數百石加二收息隨時散斂如金華潘叔度所爲二也守令出無碍公解錢市穀買田隨時散斂並不收息如光澤張侯訢所爲三也富而好禮之士能出穀數千石隨時收斂並不加息如南城吳伸吳倫所爲四也統此

四法其責在守令與邑之縉紳同心協力四鄉多積至二三萬石可無凶荒流離之虞而縉紳之責尤重焉蓋縉紳在鄉黨中與百姓多是親友獨享豐厚而親友饑餓有人心者豈其忍為若以身行之有愛恤鄉里之心有倡率富民之任有揀擇老成之識有確別窮餓之法有輔佐守令之權視疾病為同患則能愛恤鄉里捐穀米為先聲則能倡率富民引賢德為同志則能揀擇老成察貧富於平時則能確別窮餓秉公心以鎮奸頑則能輔佐令守此五美者惟縉紳是賴更得賢守令主持於上自相與有成矣要之守令者朝廷責其牧養斯民

而搢紳之倡也讀朱子社倉四記而不感動豈有人心
者哉
已發未發說云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
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寂然不
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
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
呂博士論此大槪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
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寂然
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
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

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際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為言又云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功夫初無間斷也但以敬為本爾周子所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故程子又說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為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端倪為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

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爾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

按此說是朱子統會程子諸說體驗性體至精至粹之論不可率意以讀者也謹分段而詳解之右據此諸說

以下是明未發本體卽是心體流行三句指點未發氣象極顯明心體流行者當未發時原是流行的若不流行則斷滅了寂然不動者流行卻是不動玩處字尤指點親切天命之性體段具焉者當此心體流行寂然不動之處正是仁義禮智渾然之性全具於中教人當未發時識其處卽識此是自己天性切不可作空虛見解卽程子所云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義而指點處比程子更明白有可依尋從古先儒未有說得如此透闢者也呂博士以下明呂說互有得失也未發之中以下示人用功保守之法未發之中三句承上言性體如

是當此之時三句教人體會性體如是急宜主敬保守不可疏忽放失通篇喫緊在此三句然亦不是僅騰口舌費筆墨須是目到神到身到心到識到力到守到養到認得此是人禽關放鬆此關便無著手處必刻刻懼刻刻操方是敬以直內工夫也則自此而發二句是指發處說自此二字宜著眼上三句是戒慎恐懼工夫做得箇大地盤大安宅玩自此二字只就戒慎恐懼大地盤大安宅中發念處不違本色可無過差學者必自驗得果有地盤安宅方解自此二字之妙不然倏然而發亦不省雖省亦晝脂鏤冰也此日用之際不領工夫

二句承上入句言學道人須有此本領工夫方可進步也自右據諸說至本領工夫是朱子從天命本然說來教人體會性體用工保守實有合下便居敬持志用許多讀書窮理力行工夫方能復安於義理而不妄動之性體勉勉循循以保守之非必待靜坐體會性體而後主敬保守此朱子異於陸學大關頭切不可走錯路也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六句教人於幾處察識擴充正慎獨切要著全在此處把捉得定方得保守性體此處一差變入爲禽如墜深淵如迷鬼窟茫茫蕩蕩無住足處所謂地盤安宅依舊又散失了可懼如此已發之處

差未發之處失無有二處所以要存所以要觀而歸於
主敬也故程子於此以下歷引程說言工夫全在主敬
周流貫徹初無閒斷但以靜爲本數語尤寫出戰兢保
守天性體段之要無踰於敬靜以復未發性體也向來
講論以下朱子自敘於動處用功不免於急迫深以平
日涵養爲主此眞見得主敬心以靜爲本非同偶然一
悟也程子所謂以下發明程子立言之意而此卻指心
體流行而言二句與前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一語直
契性體不已之旨教人就心會性從寂然流行四字理
會得如此氣象則知程子立言而又改正之意和盤托

出無有疑議也周子曰以下遡人生本原即是天命於穆不已之妙透到性體來歷處也統而論之先之以未發本體繼之以敬存本體工夫而省察即此而在又繼之以敬貫動靜而以靜爲本本體工夫方是合一因言自己所見之偏因言程子改正之故而以無極不容說之義終焉通篇大旨如此不知有當於朱子否予生至愚至拙宗朱子教凡二十餘年不得其門而入雖由中和舊說序考年歲早晚進德之概究難尋其得力處後復玩序文及與湖南諸公答敬夫書已發未發說朱子透徹未發之旨見於此數篇於是日夜體驗屏去邪雜

收心窮理依朱子所言力行做去靜中不敢紛馳動中不敢擾亂方寸之中稍有主宰方信朱子栽培根株之學如此切當向來總未見得徒說敬說誠初不解未發之中爲何物良可歎已如是者又一年幾自信其得於朱子傳心之奧爲不差錯體驗之暇忽自念曰靜中有動動中有靜自是一定準則然而動靜起伏之交復良動止之宜畢竟有些轉換在有些轉換在畢竟不能一手握定隨時隨處無非大本運用進道之幾正在此時無容忽過以致不得定靜於是復取朱子書而玩味之沉思累日恍然有以自信與湖南諸公答敬夫書致中

和註先分言動靜用功後言必體立而用行皆是從涵
養未發做起而已發未發說直從未發本體指示使人
有所領會即就本體緊著主敬工夫使人有所持循入
門下手無如此篇從此篇實反之身心自朝至夜就業
端莊讀書窮理積之之久覺性體時時呈露只在這裏
仁義禮智信渾然在這裏如穀種生性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皆在這裏發生如穀種萌芽視聽應酬皆自這裏
發動觀物考古皆在這裏分曉貫有不用轉換一直做
去之妙舉從前日誦日習而不解者今方透得覿面相
承亦竊自幸矣嗟乎未發之旨自周子發之兩程夫子

繼之越百餘年朱子會之而著此篇果會得此旨眞個大本在我存在此處存發在此處發存處含得發發處仍是存周子主靜立極無欲則靜虛動直之旨程子則然大公物來順應之旨總統於此朱子答直卿周卿敬肖德久諸書皆發揮於此動靜分合用功皆貫通於此此予所以歎此篇之旨實朱子聖學之樞紐而願畢力而不辭者也予賦至愚至拙幸窺奧義僭爲疏解實愧淺陋因紀朱子聖學次序故錄於篇後云

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

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艮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則自知此矣然則學者豈可舍是而他求哉

程子涵養觀已發之旨既見於已發未發說而此說又特提明歸於持敬眞是要言不煩學者誠於此二說反復玩味熟讀精思依此實下工夫未有不得其門而入者方知朱子於程子子思中和傳心之妙獨得其宗而

開示後學垂教無窮矣

知言疑義云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梏於形雜於氣狃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爲一區恐未允當○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卻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爲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

爾○驤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旣謂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卻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汩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卻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疑義又云驤按人之爲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耶○栻曰論性而曰善不

足以名之誠爲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耳目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爲是心無死生之說以駭學者之聽乎○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自康侯先生有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不與惡對之說五峰先生遂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又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善不足以言之況惡乎由是湖湘學者皆宗其說不以善惡言性幾有性無善惡之意是性學明晦一大關朱子從而疑之發明性之本體實然只是一理更無人欲南軒先生深以爲然因有正當以至善名之之答此朱子大有功於五峰先生以救湖湘學者之蔽而南軒幡然從之之爲不易得也若心無死生流於輪迴之見而南軒亦深然之其從善虛心千載如接矣○疑義又云聖人下學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

天道變化行乎其中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胸次先橫了一物臨事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謝子以來纔說灑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恐其滯於小也不免有病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者作日用工夫正是打成兩截也按此辨極精朱子是時見得純是天理故即人事即天理非造道之深者難知其曲折矣

知言疑義又云熹按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

心求心之問甚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其於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涵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為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也學者致為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為益有所施而亡窮矣然則答為仁之問宜莫如敬而已矣○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

心求心之間卻自是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則心在是矣者平時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涵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用功處是矣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卻似太過蓋見牛而不忍殺非此心之發見於他處也又謂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

正相反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
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爲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
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耶
此四段朱子因知言欲爲仁必先識仁之體及見牛不
忍異心之苗裔大有可疑而其商之者也合觀四段則
必爲仁方能識仁因苗裔識本根不若培其本根而枝
葉自茂已了然矣南軒論末段處又當參看按吳晦叔
云若不令省察苗裔便令培壅根本夫苗裔之萌且未
能知而遽將孰爲根本而培壅哉此亦何異閉目坐禪
未見良心之發便敢自謂已見性者故胡文定公曉得

敬字便不差也南軒答云不知苗裔固未易培壅根本然根本不培則苗裔恐愈濯濯也此語須兼看大抵涵養之厚則發見必多體察之精則根本愈固未知大體者且據所見自持如知有整衣冠一思慮便整衣冠一思慮此雖未知大體然涵養之意已在其中而於發處加察自然漸覺有功不然都不培壅但欲省察恐膠膠擾擾而知見無由得發也敬以致知之語以字有病不若云居敬致知公字只爲學者不曾去源頭體究故看得不是觀元晦亦不是略於省察令人不知有仁字正欲發明仁字如說愛字亦是要人去所以愛上體究但其語不能無偏卻非閉目坐禪之病也

細玩此書所答甚確反身體驗實可持循必以培本根爲主而體察以謹之充之亦知大本者四句與朱子答楊子直一主於敬書答林擇之程子言敬書同意尤初學入門所當依此下手也至觀元晦以下尤能發明朱子微意朱子詳於持養二句非謂體察可略正教人在仁體上用功持養當術也與陸學專主虛靜有天淵之別晦叔乃以爲何異於閉目坐禪亦大差矣非南軒孰能闢之哉

南軒先生於知苗裔培根本立兼看之訓誠用功要著而未知大體四句正下手實功從此做去合下立志合

下主敬合下謹幾致曲合下窮理力行必有大本可立達道可行庶於已發未發不至有偏亦不遲迴於已發未發既防張皇又防虛寂而徒生擾擾也夫南軒教人切實如此究其進步得力於朱子者不淺當朱子未透未發之旨急往長沙相與講究大有切磋之益但南軒平日原在發處體究不獨朱子諸說例蒙印可一書箴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之有差並答伯崇擇之書皆有益於南軒即其答呂伯恭云某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尚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

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由此觀之益信南軒得力朱子以用功於涵養者有明徵也嗚呼學道深造之功難矣哉亦微矣哉朱張兩先生未相遇之前其用功立志主敬者爲何如而其所以立志主敬者猶未免於發處著力及兩相遇兩相勉各自於隱微幽獨之地言貌詞氣之間省驗其疏密檢點其生熟一則曰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一則曰自覺向來於沉潛處少工夫一則曰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一則曰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一則曰敬貫徹動靜以靜爲本一則曰愈覺周子主靜有味於是力從敬

靜用功直透天命明德之本然謹幾致曲窮理力行不厭不倦優入聖人之域而不自覺此所以啟孔孟周程之秘奧而立萬世來學之準繩也嗚呼兩先生於已發未發之關如是自學如是教人歷五百餘年其人雖往其書常流行天壤中昭昭如也後來學者防張皇而疏於端倪防虛寂而昧於本體自滋紛擾無所適從亦自不細心讀兩先生書耳豈不大可惜哉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略云如所謂顏子非有樂乎此此本明道簞瓢陋巷非有可樂之說蓋簞瓢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之而能不以人之所憂改其樂耳若

其所樂固在簞瓢陋巷之外故學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
其事以求之有沒世而不可得者此明道之說所以為有
功也若曾晳言志乃其中心所願而可樂之事其見道分
明無所係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所之意莫不藹
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
象者正指此言之學者欲求曾晳胸懷氣象而舍此以求
之亦有沒世而不可得者二子之樂雖同所從言則異今
乃以彼之意為此之說豈不誤哉又云志士仁人所以不
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不過處不忍就彼以害
此且非為恐虧其所以生者而後殺身以成仁也所謂成

仁者但以遂其良心之所安而已非全欲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也此解中常有一種意思不以仁義忠孝爲吾心之不能已者而以爲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所以生者而後爲之則是本心之外別有一念計及此等利害輕重而後爲之誠使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慤實自盡之意矣大率全其所以生等說自他人言之則可若挾是心以爲善已不妥帖況自言之豈不可笑

按此說甚多今載此二條見朱子體認聖人言語必到極處涵養旣純窮理又精所以胸中有至樂而無一毫計較之私也

此書當與答曾無疑此君子所爲而學一段參看

又答張敬夫論仁說云某詳味此言恐說仁字不著而以義禮智與不忍之心均爲發見恐亦未安蓋人生而靜四德具焉曰仁義禮智皆根於心而未發所謂理也性之德也及其發見則仁者惻隱義者羞惡禮者恭敬智者是非各因其體以見其本所謂情也性之發也是皆人性之所以爲善者也但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易傳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正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

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今欲極言仁字而不本於此乃概
以至善目之則是但知仁之爲善而不知其爲善之長也
卻於已發處方下愛字則是但知已發之爲愛而不知未
發之愛之爲仁也又以不忍之心與義禮智均爲發見則
是但知仁之爲性而不知義禮智之亦爲性也又謂仁之
爲道無所不體而不本諸天地生物之心則是但知仁之
無所不體而不知仁之所以無所不體也按程子曰仁性
也愛情也豈可便以愛爲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爲性耳非
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按
仁但主愛若其等差乃義之事仁義雖不相離然其用則

各有主而不可亂也若以一仁包之則義與禮智皆無所用矣

答張敬夫又論仁說略云蓋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今不深考其本末指意之所在但見其分別性情之異便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見其以公爲近仁便謂直指仁體最爲深切殊不知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

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爾程子之言意蓋如此非謂愛之與仁了無干涉也性發於情情根於性非謂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體也細觀來喻所謂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則其愛無不溥矣不知此兩句甚處是直指仁體處若以愛無不溥爲仁之體則陷於以情爲性之失高明之見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無物我之私便爲仁體則恐所謂公者漠然無情但如虛空木石雖其同體之物尚不能有以相愛況能無所不溥乎然則此兩句中初未嘗一字說著仁體須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爲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卻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由漢以來以愛言仁之弊正爲不察性情之辨而遂以情爲性耳今欲矯其弊反使仁字汎然無所歸宿而性情遂至於不相管可謂矯枉過直是亦枉而已矣其弊

將使學者終日言仁而實未嘗識其名義且又并與天地之心性情之德而昧焉竊謂程子之意必不如此是以敢詳陳之

又答張欽夫論仁說云廣仲引孟子先知先覺以明上蔡心有知覺之說已自不倫其謂知此覺此亦未知指爲何說要之大本既差可勿論也今觀所示乃直以此爲仁則是以知此覺此爲知仁覺仁也仁本吾心之德又將誰使知之而覺之耶若據孟子本文則程子釋之已詳曰知是知此事（知此事當如此也）覺是覺此理（知此事之所以當如此之理也）意已分明不必更求元妙且其意與上蔡之意亦初無干上蔡所謂

知覺正謂知寒暖饑飽之類耳推而至於酬酢佑神亦是此知覺無别物也但所用有大小爾然此亦只是智之發用處但惟仁者爲能兼之故謂仁者心有知覺則可謂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不可蓋仁者心有知覺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猶云仁者知所羞惡辭讓云爾若曰心有知覺謂之仁則仁之所以得名初不爲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爲仁體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豈可遂以勇爲仁言爲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覺爲仁尊兄既非之矣至於論知覺之深淺又未免證成其說非熹之所敢知也

此書當與答呂寺丞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數語

參看

仁說云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乎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

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

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為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訶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為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子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

彼皆非歟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眞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尙安能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爲已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物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皆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尙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並記其語作仁說

答呂伯恭書云仁說近再改定比舊稍分明詳密已復錄呈矣此說固太淺少含蓄然竊意此等名義古人之教自其小學之時已有白直分明訓說而未有後世許多淺陋元空上下走作之弊故其學者亦曉然知得如此名字但是如此此道理不可不著實踐履所以聖門學者皆以求仁爲務蓋皆已略曉其名義而求實造其地位也若似今人茫然理會不得則其所汲汲以求者乃其平生所不識之物復有何向望愛說而知所以用其力耶故今日之言比之古人誠爲淺露然有所不得已者其實亦只是祖述伊川仁性愛情之說但剔得名義界分脈絡有條理免得學

者枉費心神胡亂揣摸換東作西耳若不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則此說雖精亦與彼有何干涉耶故卻謂此說正所以爲學者向望之標準而初未嘗侵過學者用功地步明者試一思之以爲如何

細按仁說一篇前幅仁字根原來歷模樣性情未發已發歷歷分明所舉論語數章包括爲仁大要後幅統會論仁數條意義將後來淺陋元空之弊一一說透使學者曉其名義便下切要工夫實造其地庶不負立說垂教之苦心耳蓋朱子已丑前後體認未發氣象以爲日用本領立仁之體如此其至癸已前後窮究性中道理

以見日用實際致仁之用如此其精力行實踐卽貫徹於體認窮究之中故以身立說以身垂教所謂無所不用其極足目俱到者也乃後世學者不體朱子立說垂教之苦心以遡孔門求仁伊川性情之旨在宗陸王者止知靜養至於窮究性中道理則全無工夫任意立言脈絡不分迨養得靜定時反覺窮理爲析二猶外竟以何讀文義目朱子而不知自陷於廢學之弊並非所以立仁之體在宗朱子者止知名義分明至於涵養未發氣象則欠卻工夫卽其克已亦然用力而氣質嗜欲猶有未盡甚至著意時文以體貼語意推朱子而不知自

陷於章句之弊並非所以致仁之用嗚呼朱子之心別
得名義分明正教人實下恭敬存養克己復禮之功如
此說破而兩家猶各執一見以爲後世學者之患惜哉
按此書知朱子苦心分別名義望學者從此實下工夫
然僅曉名義不盡實功之弊已明明言之所以數年後
於切指中更加切指即此書可識其由來矣彼專以名
義立教者豈知朱子哉
答呂伯恭曰屈宋唐景之文某舊亦嘗好之矣旣而思之
其言雖侈然其實不過悲愁放曠二端而已日誦此言與
之俱化豈不大爲心害於是屏絕不敢復觀今因左右之

言又竊意其一時作於荆楚之間亦未必聞於孟子之耳也若使流傳四方學者家傳而人誦之如今蘇氏之說則爲孟子者亦豈得而已哉況今蘇氏之學上談性命下述政理其所言者非特屈宋唐景而已學者始則以其文而悅之以苟一朝之利及其既久則漸涵入骨髓不復能自解免其壞人才敗風俗蓋不少矣伯恭尚欲左右之豈其未之思耶其貶而置之唐景之列殆欲陽擠而陰予之耳

按朱子讀唐志論韓文曰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

者皆必由是以出也論歐文曰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恐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王氏續經說論韓氏曰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荀揚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生平意嚮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有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由答伯恭書及此二篇觀之朱子立萬世學子文章之正則肇於此矣夫文所以明道也韓歐之文於道亦間有當而以朱子之言求之素無探討服行細密體驗眞實工夫徒即其所見以爲文是以有道文分裂之患學子欲

由此合道文而一之必有所不能蘇氏又不逮遠甚無怪乎後世文章全不根本道理而學脈破壞無所底止惟朱子之文即歷聖相傳之文朱子之道即歷聖相傳之道選數百篇奉以爲主而讀之沉潛反復歷有歲時如某某若干篇可得立志主敬之要如某某若干篇可得窮理之要如某某若干篇可得躬行之要如某某若干篇可得成己成物之全功誦之於口會之於心體之於身施之於事道德仁義之實由此以契其本原檢身居家莅官之宜由此以正其規矩存而養之擴而大之斯道之全體大用充足飽滿於中則其發見於外者必

有光輝顯著之象自言動威儀以至出處始終之間無非本原之呈露矣由是而筆於簡冊皆所以抒寫其胸中含蓄之蘊文之所行卽道之所行道之所在卽文之所在道文合一之妙有實喻其所以然者益信朱子之文之道卽歷聖相傳之文之道而非韓歐蘇氏之文所可校量尺寸者也文章之正則其在茲乎其在茲乎

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略文字直趨本根之意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恐誤後生恨不識之不得深扣其說而

因獻所疑也

朱子未會象山時已知其爲禪矣何得謂中年同陸乎

又答吕子約云所示心無形體之說鄙意正謂如此不謂賢者之偶同也然所謂寂然之本體殊未明白之云者此則未然蓋操之而存只此便是本體不待別求惟其操之久而且熟自然安於義理而不妄動則所謂寂然者當不待察識而自呈露矣今乃欲於此頃刻之存遽加察識以求其寂然者則吾恐夫寂然之體未必可識而所謂察識者乃所以速其遷動而流於紛擾急迫之中也程子所論纔思便是已發故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可而求中於未發

之前則不可亦是此意然心一而已所謂操存者豈以此一物操彼一物如鬬者之相捽而不相舍哉亦曰主一無適非禮不動則中有主而心自存耳聖賢千言萬語考其發端要其歸宿不過如此子約既識其端不必別生疑慮但循此用功久而不息自當有所至矣

答石子重云按孔子言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四句而以惟心之謂與一句結之正是直指心之體用而言其周流變化神明不測之妙也若謂以其舍之而亡致得如此走作則是孔子所以言心體者乃只說得心之病矣聖人立言命物之意恐不如此兼出入兩字有善有

惡不可皆謂舍之而亡之所致也又如所謂心之本體不可以存亡言此亦未安蓋若所操而存者初非本體則不知所存者果爲何物而又何必以其存爲哉但子約謂當其存時未及察識而已遷動此則存之未熟而遽欲察識之過昨報其書嘗極論之今錄求教其餘則彼得之已多不必別下語矣因此偶復記憶胡文定公所謂不起不滅心之體方起方滅心之用能常操而存則雖一日之間百起百滅而心固自若者自是好語但讀者當知所謂不起不滅者心是塊然不動無所知覺也又非百起百滅之中別有一物不起不滅也但此心瑩然全無私意是則寂然

不動之本體其順理而起順理而滅斯乃所以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云爾向來於此未明反疑其言之太過自今觀之卻是自家看得有病非立言者之失也

又答石子重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耳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不使其散漫走作耳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如胡氏之書未免此病也昨日得叔京書論此殊未快答之如此此別紙求教如此言之莫無

病否

按答石二書參以答叔京子約書論心體甚細操心功夫甚密其大要在主敬存養若不曾實下工夫以至終身不能反情復性徒爲章句蔽惑一派而已

答何叔京云伏蒙示及心說甚善然恐或有所未盡蓋入而存者固是眞心出而亡者亦此眞心爲物誘而然耳今以存亡出入皆爲物誘所致則是所存之外別有眞心而於孔子之言乃不及之何耶子重所論病亦如此而子約又欲并其出而亡者不分眞妄皆爲神明不測之妙二者皆膺失之熹向答二公有所未盡後來答游誠之一段方

稍穩當今謹錄呈幸乞指誨然心之體用始終雖有眞妄
邪正之分其實莫非神明不測之妙雖皆神明不測之妙
而其眞妄邪正又不可不分耳不審尊意以爲如何潘君
之論則異乎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
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即濂溪之子元翁
兄弟也歟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
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
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
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
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己治

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耳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既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己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誑誕無稽大概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略言之

又答何叔京云心說已喻但所謂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

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爲一物不相交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卻待反本還原別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換卻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故雖舜禹之聖亦以精一爲戒也且如世之有安危治亂雖堯舜之聖亦只是有治安而無危亂耳豈可謂堯舜之世無安危治亂之可名邪如此則便是向來胡氏性無善惡之說請更思之

按朱子答游誠之云心體固本靜然亦不能不動其用固本善然亦能流而入於不善夫其動而流於不善者固不可謂心體之本然亦不可不謂之心也但其誘於物而然耳故先聖只說操則存存則靜而其動也無不善矣舍則亡於是乎有動流於不善者而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出者亡也入者存也本無一定之時亦無一定之處特係於人之操舍何如耳只此一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眞妄邪正無所不備又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之意玩答何二書及此書朱子發明心體之理使向來蒙翳一旦廓然矣其喫緊處在心固本靜入句及非是二心各爲一物眞妄邪正不可不分數

語夫不知人心靜而不能不動善而亦流於不善則不知靜動善惡之所由判不知道心人心非是二心則不知變動錯綜之皆出於一心不知真妄邪正之分則不知神明不測之當歸於一是無惑乎說之紛紛而日用間茫無著手處也惟反復三書知朱子於心體煞用工夫透得心體本善只在操存用力則所操者要而推行運用自有主矣此朱子四十後窮究心理精密要緊工夫讀者不可不著眼

答何二書未詳何年前一書言太極通書甚詳癸已太極通書解成故姑附之

答何叔京云未發之前太極之靜而陰也已發之後太極之動而陽也其未發也敬爲之主而義已具其已發也必主於義而敬行焉則何間斷之有哉又云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功親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故前書有仁是用功親切之效之說以今觀之只說得下一截心是本來完全之物又卻只說得上一截然則兩語非有病但不圓耳若云心是通貫始終之物仁是心體本來之妙汨於物欲則雖有是心而失其本然之妙惟用功親切者爲能復之如此則庶幾近之矣又云天命之性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故曰性便是理

之所會之地非謂先有無理之性而待其來會於此也但以伊川性即理也一句觀之亦自可見矣心妙性情之德妙字是主宰運用之意又云來教謂不知自何而有人欲此問甚緊切熹竊以謂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是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自何而有此人欲之問此句答了）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

又答何叔京云示喻必先盡心知性識其本根然後致持養之功此意甚善然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

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來喻必欲先識本根而不言所以識之之道恐亦未免成兩截也主於減者以進爲文主於盈者以反爲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此固不離於中和然只喚作中和便說殺了須更玩味進反之間見得一箇恰好處方是識得中和也又云毋不敬是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

朱子宗程子主敬以教叔京此聖學宗主也帝王聖賢
皆是主敬不主敬從何處入頭不謹於衣冠容貌從何
處主敬蓋敬者德之聚平日窮究底義理原在心中能
敬則凝聚在這裏故朱子屢以如見如承如臨如履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立教正教人從入頭處做工夫此
須以身體之尤須以端坐爲第一著坐不端莊則心不
能竪起植立而行立動臥皆縱肆矣能主敬則身心內
外一貫而無間隔不敬以直內而言存養其能不流於
空虛乎敬爲之主而義已具主於義而敬行二句尤極
要約主敬是集義根本窮理又有互相發處不可偏廢

此朱子四十後力從主敬做持養工夫讀者當著眼言仁言性言天理人欲之辨有功於子思孟子程子尤大正居敬窮理合一關竅也

答何叔京云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喻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爲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功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但

請尊兄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
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
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又答何叔京云竊觀尊兄平日容貌之間從容和易之意
有餘而於莊整齊肅之功終若有所不足豈其所存不主
於敬是以不免於若存若亡而不自覺其舍而失之乎二
先生拈出敬之一字眞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
此更無內外精粗之間固非謂但制之於外則無事於存
也所謂既能勿忘勿助則安有不敬者乃似以敬爲功效
之名恐其失之益遠矣更請會集二先生言敬處子細尋

釋自常見之

又答何叔京云持敬之說前書亦未盡今見嵩卿具道尊意乃得其所以差者蓋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尊兄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操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且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十八九矣願尊兄以是察之或有取於愚言耳所論旁搜廣引頗費筋力者亦所未喻義理未明正

須反復鑽研參互考證然後可以得正而無失古人所謂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者正謂此也奈何憚於一時之費力而草草自欺乎

又答何叔京云示喻根本之說敢不承命但根本枝葉本是一貫身心內外原無間隔今日專存諸內而略夫外則是自爲間隔而此心流行之全體常得其半而失其半也曷若動靜語默由中及外無一事之不敬使心之全體流行周浹而無一物之不偏無一息之不存哉觀二先生之論心術不曰存心而曰主敬其論主敬不曰虛靜淵默而必謹之於衣冠容貌之間其亦可謂言近而指遠矣今乃

曰不教人從根本上做起而便語以敬往往一向外馳無可據守則不察乎此之過也夫天下豈有一向外馳無所據守之敬哉必如所論則所以存夫根本者不免著意安排揠苗助長之患否則雖曰存之亦且若存若亡莫知其鄉而不自覺矣愚見如此伏惟試反諸身而察焉有所未安卻望垂教也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賓主之辨耳

答楊子直云承喻太極之說足見用力之勤探所歎仰然鄙意多所未安今且略論其一二大者而其曲折則託季

通言之蓋天地之間只有動靜兩端循環不已更無餘事此之謂易而其動其靜則必有所以動靜之理焉是則所謂太極者也聖人既指其實而名之周子又為之圖以象之其所以發明表著可謂無餘蘊矣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然曰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又曰五行陰陽陰陽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以至於成男成女化生萬物而無極之妙蓋未始不在是焉此一

圖之綱領大易之遺意與老子所謂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而以造化爲眞有始終者正南北矣來諭乃欲一之所以於此圖之說多所乖礙而不得其理也熹向以太極爲體動靜爲用其言固有病後已改之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則庶幾近之來喻疑於體用之云甚當但所以疑之之說則與熹之所以改之之意又若不相似然蓋謂太極含動靜則可（以本體而言）謂太極有動靜則可（以流行而言）若謂太極便是動靜則是形而上下者不可分而易有太極之言亦贅矣其他則季通論之已極精詳且當就此虛心求之久當自明不可別生疑慮徒自攪擾也

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豈陸棠之謂哉彼其挾詐欺人是乃敬之賊耳今反以敬之名歸之而謂敬之實眞有不足行者豈不誤甚矣哉大抵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嘗離也今於其空虛不用之處則操而存之於其流行運用之實則棄而不省此於心之全體雖得其半而失其半矣然其所得之半又必待有所安排布置然後能存故存則有揠苗助

長之患否則有舍而不耘之失是則其所得之半又將不足以自存而失之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間無一毫之隙一息之停哉叔京來書尙執前說而來喻之云亦似未見內外無間之實故為此說幷以寄叔京而所以答叔京者亦並寫呈幸詳思之卻以見告也

前二書及此五書皆未詳何年以叔京卒於乙未故載於乙未前

前二書教叔京從規矩繩墨上守定則制外養中只是一事第三書即叔京所謂操其覺者而明示以主敬即操之之道不可專操其覺者而不加意主敬且不加意

主敬則所謂覺者必有時而昏且散也嗚呼此書之旨亦微矣顯矣且當就此覺處四句朱子以人身乾坤易簡交用之義示後世學者至今五百年無人闡明徒執艮知家復姤之說奉爲秘訣豈知朱子教人如此親切著明哉蓋就此覺處即乾以易知之知敬以操之即坤以簡能之能敬以守覺則敬中有覺即乾知交於坤而爲復覺不離敬則覺中有敬即坤能交於乾而爲姤常敬常覺常覺常敬即乾坤易簡交相爲用之妙至於所以覺所以敬者即學問思辨講明太極中正仁義之理可以得正而無失者朱子指點明白如此何學者漫不

經目而深思之也彼良知家專言知而不從事於敬竊恐一點虛靈無所依附不得不入虛寂一路以尋歸根復命之原況所謂知者止是虛靈之知而非中正仁義之知宜其終陷於精魂之覺而非元亨利貞大明之覺也豈不惜哉第四書及答子直所論敬貫動靜內外辨析極精非過來人不知得半失半之分初主敬者靜時得動時失知得動時失方知得靜時並未得始有味乎朱子之言抉我隱微之弊實體得敬守此心內外卓然始有味乎朱子之言示我周行之路也合五書而身體之旨哉旨哉主敬曲折次第志聖學者細參之

答李伯諫云承喻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考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爲人而不爲己故見得其間一種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功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眞積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

淺而深合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則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麤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

此書未詳何年與答叔京子直書語意相類故附之

細玩此書與答叔京子直書著實反身體驗既無遺內狥外之病又無是內非外之失有本可據有用可施及其久也內外合一隨事隨處皆是功夫皆是道理方是自得之而居安資深逢原地位朱子垂教至精切矣後

學可不勉哉

朱子曰二三年前見得此事尙鶻突為他佛說得相似近年來方看得分曉只是戒謹所不睹恐懼所不聞如顔子約禮事是如此佛氏却無此段工夫

此事尙鶻突者如大化安宅佛說亦相似耳豈有癸未甲申已闢佛而尙與佛同乎看得分曉者看得心貫動靜涵養省察處處通徹極其分曉非止看得佛之非處分曉而佛之非處分曉在其中矣

問春間所論致知格物便見得一箇是非工夫有依據秋間却以為太迫切何也朱子曰看來亦有病侵過了正心

誠意地步多只是一敬字好伊川只說敬又所論格物致知多是讀書講學不專如春間所論偏在一邊今若只理會正心誠意（池錄作四端情性）卻有局促之病只是致知格物（池錄作讀書講學一作博窮衆理）又卻似汎濫古人語言自是周浹兼今日學者所謂格物卻無一箇端緒只是尋物去格如宣王因見牛發不忍之心此蓋端緒也便就此擴充直到無一物不被其澤方是致與格只是推致窮格到盡處凡人各有箇見識不可謂他全不知如孩提之童知愛其親長知敬其兄以至善惡是非之際亦甚分曉但不推致充廣故其見識終只如此須是因此端緒從而窮格之未見端倪發

見之時且得恭敬涵養有箇端倪發見直是窮格去亦不是鑿空尋事物去格也又曰涵養於未發見之先窮格於已發見之後

細閱此段則知前朝儒者譏朱子格物向外之非矣朱子格物直從性情用功其中言局促汎濫端緒涵養窮格皆朱子默默體驗過來以示學者最宜潛玩端倪發見須善看戊午沈莊仲錄此心無時不發見必待見孺子入井怵惕惻隱之發而後用功則終身無緣有此等時節玩此數語參之知要知敬是人心生幾時時發見全在時時涵養窮格則生理可以不息而光大矣其要

緊處在未發見時涵養涵養後則發見必多此根本之
當培壅也
又曰知愛其親知敬其兄此良心也良心便是明德止是
事事各有箇止處如坐如尸立如齋坐立上須得如此方
止得又如視思明以下皆止於至善之意大學須自格物
入格物從敬入最好只敬便能格物敬是箇瑩徹底物事
今人卻塊坐了相似昏倦要須提撕著提撕便敬昏倦便
是肆肆便不敬
問程子云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胸次虛明然後
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朱子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

一毫私欲得以為之蔽然後胸次方得虛明只一箇持敬也易得做病若只持敬不時時提撕著亦易以昏困須是提撕才見有私欲底意思來便屏去且謹守著到得復來又屏去時時提撕私意自當去也

此二段當互看格物須從敬入敬亦須格物自是程子正脈方無斷欠

又曰格物二字最好物事物也須窮極事物之理到盡處便有一箇是一箇非是底便行非底便不行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若講論文字應接事物各各體驗漸漸推廣地步自然寬闊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

去

又曰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因自云某如今雖便靜坐道理自見得未能識得涵養箇甚

問伊川說萬物皆備於我謂物亦然皆從這裏出去如何朱子曰未須問此枉用功夫且於事上逐件窮看凡接物遇事見得一箇是處積習久自然貫通便眞箇見得理一禪者云如桶底脫相似可謂大悟到底不曾曉得才遇事又卻迷去

又曰常使截斷嚴整之時多膠膠擾擾之時少方好

以上廖德明錄

前答林擇之云義理人心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自然發見明著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不太急迫乎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工夫此謂未能識得涵養箇甚似乎相反不知敬是涵養合下便如此故程子云能敬則知此所以無先知得而後涵養之理也到得能敬知此方見得涵養益得力若不知此則涵養亦是空所以未識得涵養箇甚也兩說相需自有次第意味無窮體驗之自見果能見得須實下截斷嚴整工夫蓋截斷嚴整亦是合下便如此而緊中愈緊保守愈固非深入之難喻此意也

統玩數段主敬格物須齊頭做必主敬方能窮是非窮是非則主敬不黑淬淬底朱子此時雖未動靜合一已是未發性體豁然呈露事物道理了然心目矣

井田類說云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千

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已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爲步步

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方一里是爲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爲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扶疾病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其家衆男爲餘夫亦以口受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虞衡之入也則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

耘收穫如寇盜之至還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植於
疆畔雞豚狗彘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
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
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
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
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詩云同
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嗟我
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閭胥平旦坐於左塾
比長坐於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樵輕重
相分班白不提挈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

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狥於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子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

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邱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

道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
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
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
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
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
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茇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
大閱以狩於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
連有帥三十國有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牧
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
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

此篇未詳何年朱子講求重農賦稅軍旅教化封建之
制皆備於此因五夫倉記而附錄之
舜象典刑說云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
無毫髮之偏倚所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
喜怒哀樂之用各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
下之達道也蓋自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
矣如衡之未有所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
而好醜無所遁其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
以致其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
乎吾心造化之中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

以爲慶賞威刑之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實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

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剕宮大辟五等肉刑之常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明例也其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其察之

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彼既免於刑而又得

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之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必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嘗通貫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復表裏

至精至密之要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役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品

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因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干譽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

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王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畔臣則姑竄之遠方亦正得其宜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況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得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聊并記之以俟來者

司刑者必讀是篇而身體之使自己之心毫無偏倚又詳察其情合人心合天理合王法而不謬又既得其情而哀矜惻怛不自已其不忍之心方能無愧於己有益

於民無負朱子立說之至意也夫

古史餘論七曰始皇紀論封建之不可復其說雖詳而大要直謂無故國之可因而已嘗試考之商周之初大賚所富已皆善人而其土地廣狹隨時合度無尾大外强之患王者世世修德以臨之又皆長久安寧而無倉卒輕搖之變是以諸侯之封皆得傳世長久而不可動非以有故國之助而然也秦至無道決無久存之理正使採公卿之議用淳于越之說幷建子弟以爲藩屛不過爲陳吳劉項魚肉之資雖有故國之助亦豈能以自安也哉至若漢晉之事則或以地廣兵强而逆節萌起或以主昏政亂而骨肉

相殘又非以無故國之助而亡也蘇子之考之也其已不詳矣至於又謂後世之封建者舉無根之人寄之吏民之上君臣不親一有變故則將漂卷而去亦與秦之郡縣何異若使秦能寬刑薄賦與民休息而以郡縣治之雖與三代比隆可也夫以君民不親而有漂卷之患爲不異於郡縣是故以封建爲賢於郡縣但後世之封建不能如古之封建故其利害無以異於郡縣耳而又必曰以郡縣善而治之猶可以比隆於三代至於封建則固以爲不可豈封建則不可以善治而必爲郡縣乃可以善治耶若以無根爲慮則吾又有以折之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君臣之義

根於性情之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故謂之君則知必撫其民謂之民則知必戴其君如夫婦之相合朋友之相求既已聯而比之則其位置名號自足以相感而特不慮其不親也如太公之於齊伯禽之於魯豈其有根而康叔之於衛又舍其再世之深讐而君之然皆傳世數十衛乃後周數十年而始亡豈必有根而後能久耶至於項羽初起即戰河北其為魯公未必嘗一日得臨蒞其民也而其亡也魯人且猶為之城守不下至聞其死然後乃降以至彭越之於梁張敖之於趙其為君也亦暫耳而欒布貫高之徒爭為之死以至漢魏之後則已為郡縣久矣而牧守有

難爲之掾屬者猶以其死捍之是豈有根而然哉君臣之義固如此也若秦之時六國強大誠不可以爲治旣幸有以一之矣則宜繼續其宗祀而分裂其土壤以封子弟功臣使之維持參錯於其側以義言之既得存亡繼絕之美以勢言之就使有如蘇子之所病則夫故國之助根本之固者又可於此一舉而兩得之亦何爲而不可哉但秦至無道封建固不能待其久而相安而爲郡縣亦不旋踵而敗亡蓋其利害得失之算初不係乎此耳蘇子乃以其淺狹之心狃習之見率然而立論固未嘗察乎天理民彝之常情而於古今之變利害之實人所共知而易見者亦復

乖戾如此是則不惟其窮理之學未造本原抑其暮年精力亦有所不逮而然也或曰然則爲今之計必封建而後可爲治耶而度其勢亦可必行而無弊耶曰不必封建而後可爲治也但論治體則必如是然後能公天下以爲心而達君臣之義於天下使其恩禮足以相及情意足以相通且使有國家者各自愛惜其土地人民謹守其祖先之業以爲遺其子孫之計而凡爲宗廟社稷之奉什伍閭井之規法制度數之守亦皆得以久遠相承而不至如今日之朝成而暮毀也若猶病其或自恣而廢法或强大而難制則襍建於郡縣之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察其敬

上而恤下與其違禮而越法者以行慶讓之典則曷爲而有弊耶

封建之說先儒論其不能行詳矣然特論其勢非論其理也必明其理之當行與夫勢之不能遽行而待其人而必可行者然後其理方盡朱子雜封建於郡縣間又使方伯連帥分而統之數語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朱子聖學考略卷三終

七世姪孫朱孫芬茀重校刊